

第二名

原來，那就是愛——走過四季明白愛

王柏皓

作者簡介與創作理念 /

我叫王柏皓，景文高中一年級的新生。與重度自閉症共舞的16個年頭，心，想做的事很多；身，能做到的卻少得可憐。身不由己的障礙與矛盾，讓我外在的表現，常顯得退縮沒自信；但內心真實的我，其實是個幽默有趣、喜歡親近人群、對事物有獨到見解、對未來懷抱夢想的熱血青少年。

藉由文字分享心情故事，期盼能讓大眾有不同的眼光與思維，瞭解同理身障者的內心世界，為營造更美好的社會盡一己微薄之力。並透過寫作的過程，檢視一路走來的艱辛與成長，勉勵即將邁入高中生涯的自己，懷抱正向的信念，追求更精采的人生。

（完全由創作者自我獨立完成，由母親指導。）

夏

我和媽媽、外傭阿姨，手牽手走在紅磚人行道上。汗流浹背衣服濕透的三人，合撐著一把陽傘，他們深怕我中暑般將我護衛在其中。這畫面如此溫馨，宛如是幸福的一家人。

今天是高一新生註冊的日子，我們走進了××高中的校園，等待著午休結束的鐘聲響起。隨意找處有樹蔭遮蔽的椅子坐下，夏日寧靜的午後，蟬兒噤噤叫，形單影隻高掛枝頭，孤獨地唱著哀傷的歌。

七月的風，暖暖懶懶的，吹得我昏沉沉！半夢半醒迷糊間，思緒飛到了小時候——畫面中的我，正在房間裡哭叫著，媽媽在一旁焦急地比手畫腳，和新來的外傭阿姨解釋我的狀況。她指著自己的嘴角揮啊揮——表示我無法使用口語表達；雙手握拳在眼睛兩旁轉啊轉——表示我都用哭的在溝通。這情景如此清楚且真實，一轉眼竟已過了十個寒暑，我的兒時記憶再次被喚醒……

冬

在我六歲那年，剛離婚的媽媽為了就近照顧我，向公司請調回臺北工作。考量接送方便，我們的租屋和外婆家，步行只需十來分鐘的距離。白天外婆帶著我奔波於大小醫療機構，等到媽媽下班後再接我回家。

每天晚上媽媽不管再累，都會陪我複習白天的上課內容，有時她還會拿起玩偶充當配角，只因兩個人的扮家家遊戲實在太冷清啊！那時的我，除了生理需求的本能吼叫，甚至連爸爸媽媽都不會說。回想起那段日子，就像上映著重複的默劇——我是吝給掌聲的沉默觀眾，看著媽媽賣力演著獨腳戲，一天又一天。

我們的客廳有片很大的落地窗，我總是趁媽媽忙著家事時溜到陽臺外，小小的個頭，臉頰緊貼著欄杆，低頭眺望繽紛街景、抬頭仰看閃爍夜空。懵懂的我，以為街燈和星光的溫度，可以溫暖我寂寞的心。

偶爾深夜裡，我還會被爭吵聲驚醒，從客廳傳來媽媽對著電話另一端爸爸咆嘯「碰！」聽見她重重的摔掛電話，接著聲音瞬間凝結在空氣中，寂靜到幾乎連淚水滑落臉龐都聽得到。

接下來的周末，便會看到滿臉愁容的爺爺奶奶出現，心疼的把我帶回爸爸家住一晚，留給媽媽一點喘息的空間。我的心中有太多問號，為什麼我沒有爸爸？媽媽是不是不想照顧我？自閉症是不是無藥可醫的絕症？我得不到解答，

所有人都認為自閉兒沒有人際互動、無須情感交流，安撫我的情緒？似乎也沒有那個必要！我被全世界遺棄，卻不知該如何排解悲傷，我該怎麼辦？無計可施的我，只能日復一日吵鬧哭叫、製造問題行為，藉此來宣洩內心的不安。

眼看著過完年即將入小學，我的學習狀況依舊毫無進展。評量幼兒發展的六大領域，皆遠遠落後同年齡小孩一大段。焦急不已的媽媽，聽從了師長的建議，幫我辦了一年緩讀，並帶我到一家頗具盛名的發展中心作評估，滿心奢望能拉近那遙遠不可及的距離。

那是一家布置裝潢很溫馨的發展中心。隔著玻璃，我看到教室裏頭有許多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孩，他們正隨音樂的旋律擺動著，模樣可愛極了。幫我評量的是位美麗的園長，她一邊仔細詢問媽媽我目前的能力與狀況；眼角還不停的打量一旁不安分的我；接著花上一小時的時間，鉅細靡遺和我做一對一的專業評估，並不時低頭在她手上那疊厚厚的資料上作紀錄。

一陣沉寂後，園長臉上掛著歉意對媽媽說：「抱歉！我們這裡不適合您的孩子。」「小孩有固著的自閉特質，往後的路會走得很辛苦！」

我才六歲，為何就判我死刑？連加護病房都不試試，直接送安寧病房？眼淚在媽媽眼眶裡打轉，她拖著沉重的步伐，牽著我朝外頭走去。「啊！雨好大。」迎向我們的是場滂沱大雨，我們被困住了，呆立在騎樓動彈不得，雨一直下，這場雨何時才會停？

秋

尼采的勵志名言：「殺不死我的，使我更堅強。」我們終究還是挨過了那年的凜冽寒冬，在漫天風雨裡，步履蹣跚地走出一條崎嶇小徑。媽媽學著轉念，勉勵自己天無絕人之路、苦澀的磨難後頭必跟隨甜美的禮物。感染滿滿正面能量的我，情緒也隨之穩定。

後來家裡多位新成員——外傭阿姨。多個幫手，分擔一些工作，媽媽著實輕鬆不少。家的氛圍也漸漸的起了變化，不再沉默寂靜，開始有了交談聲、歡笑聲。因為誤以為我「聽不懂」「不理人」，他們總是毫不避諱地談論關於我的事，說實話，我還蠻享受這光明正大的「竊聽」樂趣，生活因此熱鬧有趣許多。

有著外傭阿姨的陪讀，協助我適應融入小學生活，我這個口不能說、手不能寫的特殊生，得以幸運安置在普通班就讀。跟著大家一起學習加減乘除、勺勺口口、一起在操場作朝會、做運動。低年級的孩子純潔如天使，無差別心的接納著與眾不同的我。有了知識的施肥灌溉，思想的種子在我心中悄悄地著床扎根。

「特教班的老師經驗豐富又有愛心，會更適合孩子的學習。」「高年級課業繁重，聽不懂像外星人會很辛苦！」到了四年級下學期，學校老師開始苦口婆心的勸著媽媽。在一旁安靜聽著的我，多麼希望自己有能力開口說些甚麼，來說服媽媽和老師打消念頭。然而被無語框住的靈魂，依然動彈不得啊！我猶如窯裡的木頭，被炙熱大火燒烤著，一聲聲不實的指控如烈火的劈啪聲，只因無法用言語表達內心真實感受，是否就只能妥協認命，接受那完全自閉、完全智障、完全不是我的窘境？才挺過了嚴峻的寒冬，卻又陷入了濃濃的愁秋裡！

新學期開始，我換了教室。特教班位於校園幽靜的角落，與世隔絕地被孤立著。幸好，隨著年紀的增長，我逐漸有了思考的能力，明白宇宙萬物必有其生存法則。我不灰心，耐心等待著——那扇上帝早早為我預備好的窗……

春

「不是很喜歡上游泳課，怎麼突然不肯下水？」我被水嗆到，不能呼吸啊！

「明天要早起回爸爸家，這麼晚怎麼還不睡？」擔心爸爸不理我，緊張嘛！

被囚禁在孤獨星球十餘年的外星人，終於找到了登陸地球的方法，通關密碼就在自己身上。原來，一根手指加上一個鍵盤，便可將不理性的難解行徑，轉化為有意義的文字語言。透過「鍵盤打字」，我開啟與地球人溝通的奇妙旅程。在他人眼裡，不再是甚麼都不懂的笨蛋；開始被大家注意到，那個受限身軀裡，渴望被同理的靈魂。

「中午想吃飯或吃麵？」一句再簡單不過的問題，對我而言，卻有著無比珍貴的意義。它意味著我的人生可以自己作主、甚至改變！我欣喜若狂，卻也深知，這突破性的轉折，並非偶然也絕非奇蹟！是在家人、師長只問耕耘、不論收穫的長期孕育下，時機成熟時，種子開始生機蓬勃冒出嫩綠的新芽。

愛

過去，自艾自憐像糾結不散的濃霧，蒙蔽了我的心，自尋煩惱堆積心頭的愁；現在，信心希望如撥雲見日的陽光，照亮了我的眼，清楚看見近在咫尺的愛。

漸漸地，我能夠體諒大人世界的無奈，理解血濃於水的親情不會因時空距離有所改變。心境轉換後，就連每個月一次，在高鐵大廳等候爸爸的心情也不同了。看著那朝我奔來既陌生又熟悉的身影，我明白他正努力摸索學習著與我相處；還有同行爸爸再婚的妻子，因為想多了解我，不停詢問外傭阿姨關於我大小事的那份用心；媽媽也放下心結，會在過年過節時，陪著我一同回爺爺奶奶家團聚吃飯。

餐桌上滿滿我愛吃的佳餚，是奶奶疼惜孫子的愛；一旁關懷勉勵的話語，是爺爺般期盼的愛；不停往我碗裡夾著菜，是阿姨因著爸爸愛屋及烏的愛；叮嚀著我注意用餐禮儀，是爸爸拙於表達的愛；還有朝夕照顧我的外傭阿姨，那份離鄉背井無私的愛；以及媽媽一路陪伴堅忍不拔的愛。原來，愛無所不在，只要願意敞開心懷細細品嚐。

噹——噹——噹下課鐘聲響起，打斷我仲夏午後的神遊，將思緒拉回十六歲的現在。望著操場上一個個青春洋溢的身影，難以置信過完這個暑假，我即將回歸普通高中融合，成為當中的一員。我知道屬於我的人生故事下一頁，不會是從此幸福快樂的童話結局。然而，比起在舒適的湖泊平淡一生，我更嚮往航向大海的精采！既然，愛的奇蹟，能將被烈火燒烤的朽木雕成木舟；那麼，正向的能量，也必能使身上斑駁的印記化成光榮的勳章！

走過四季更迭，驀然回首終於明白，就連最刺骨的風、凜冽的雨裡頭，都蘊藏著最深沉的祝福。現在，我將乘著生命的木舟，航向那更寬廣的世界，我不畏懼，因為有愛。